

故事一開始，講述十月懷胎的母親不幸患上鼻咽癌，治療期間小生命誕生，母子平安。

三十一年後，兒子吳偉麟竟遺傳了母親的鼻咽癌，不出半個月，大家姐同樣患上癌症，四家姐、三哥陸續出事，後來三嫂也患上乳癌。

或許你會想，一家六口患上癌症，再老土的連續劇也不會出現這些情節吧！但這是吳偉麟經歷千真萬確的故事。

可憐，是別人給吳偉麟的第一個反應，他的確也試過呼天搶地，但想通後沒再自憐，別人覺得他「冇運行」，吳偉麟反而認為「好好彩」，因病讓他看清楚生命的可貴，讓他與家人距離拉近，他以網誌廣結同路人，與癌病人互相激勵。

「生老病死是遲早的事，何須懼怕？給我再揀，我都寧願經歷過呢場病，讓我對人生有更清楚的方向」，活在當下，吳偉麟更珍惜每分每秒，在盡頭開闢新路。



偉麟於○三年接自拍照，「當時開始脫髮，真的睇。」

癌症不是盡頭

吳偉麟

訪

問時，吳偉麟再三強調，不要將他的故事說得太戲劇化。事實上記者在他身上找不到絲毫憂慮神色，眼前的他，臉神堅定，精神飽滿，或許只有經歷過死過翻生的煎熬，才能化成這種刀槍不入的感覺。

他的病，是上天注定，在母親肚內已經種下。

七一年，母親在懷着吳偉麟時，發現患上鼻咽癌，性格「天跌落來當被咁」的吳母，聽到醫生說可以保留胎兒，便一邊電療，一邊懷孕，「媽媽好少提她病的事，每次問她，她只是說醫生話生得，就生囉，現在七十幾歲人，還是繼續食煙，其實我覺得媽媽壓力好大，只是不敢說出口。」

對於母親患癌，小時候的吳偉麟只是從比他年長的姐姐、哥哥口中得知，「細個只當童話故事聽，對病的感覺一直不強烈，可能姐姐、哥哥見證媽媽患病經過，特別是比我年長十一年的大家姐，成日擔心自己遲早有事。」

吳偉麟有三個姐姐、一個哥哥，他是家中儘子，一家七口家住旺角，父親是碼頭「科文」，母親是家庭主婦，吳偉麟中五畢業投身社會工作，○一年與友人開設辦公室傢俬公司，行銷、搬運一腳踢，叫做賺到些錢，生活中產，一家人相安無事三十一年，直到○三年八月，吳偉麟發現頸背腫起了一塊，生命從此翻

吳偉麟康復接近五年，問他會否害怕有復發危機，他坦言一切以平常心看待，最重要是怎樣去演繹人生。

「睇普通科懷疑我有肺癆，轉介去專科，再去伊利沙伯醫院抽組織化驗，才知道是腫瘤，我還未意識到咁大件事，只想排期排好耐，轉去法國醫院再檢查，醫生證實是鼻咽癌，那一刻先識驚，心想唔係嘅，呆了幾秒。」

昔日的吳偉麟又煙又酒，「未病之前是典型『蒲友』，中四開始跟同學仔食煙，一日食兩包，收工便落酒吧劈酒，飲到『割』先返屋企。」得知患癌，吳偉麟知道生活不能再一樣，「在胸肺科門診部外狠狠抽下最後一口煙，可想而知抽這口煙時的心情有幾愁。」他是繼母親之後，第二個發現患癌的人，當時結婚只有年多，打擊很大，「第一個知道我患癌的不是太太，反而是好朋友，當時有種慘劇的感覺，點解會是我？應該要點做？老婆又點？之後又點？累積下來的擔憂好像山洪暴發般傾瀉出來，最down 最肉酸個樣畀朋友睇晒。」

「我不想太太看見我這個樣子，還要在朋友面前預演一次怎樣向太太告白，翌日太太來探我，她聽完後竟沒有過激反應，可能大家都緊張對方感受，不想在對方面前喊。」

感到死亡臨近

不久，吳偉麟接受電療，「香港治療鼻咽癌的成功率有九成，我不相信自己過不到這關，只要把握治療的黃金期，醫好的機會都提高。」

就在此時，大家姐也確診鼻咽癌，「她常認為自己有事，知道我患癌後，自己去驗，點知真的『中招』，還要是第三期。」吳偉麟無奈說。

電療期間，副作用慢慢浮現，先是口水沒有了，再而喉嚨像燒傷了，繼而吞嚥不下，精

同死亡好接近，但又不說給太太聽。」

「現實世界」難溝通

對吳偉麟來說，治療期間，有同路人分享感受，會減低孤單的感覺，「同無病的人講癌症好像搭錯線，有種距離感，就如喜歡攝影一樣，如果大家都是攝影師，會好易『撻得着』，不懂攝影的人不會明白，所以跟沒有患癌的朋友、親人去講感受，他們就算好關心你，給你的反應有時反而傷害到你。」

吳偉麟曾為找不到抒發渠道，精神幾近崩潰，一個腦一片空白，究竟自己是否康復？之後的日子應該點過？是否好似以前一樣，玩玩



日：不想下一代有事……

只是年幾，上天點解咁快拎走我嘅嘢？我喊了好多人，先要照顧到自己，不可以太focus 他的病，飲食，留意他有甚麼不可以吃，例如蠔油，他不能吃，落，直到今日都係咁，但又食唔到飯，惟有煲湯，吃，當減肥清腸胃。

可以點？初時真係擔心到腳化都好心痛，他小靈上滿足，更緊部擔心失去，但遲時間會是快定慢。

生BB，現在不想半，不想下一代有朋友的小朋友都好



▲吳偉麟坦言，現時更懂得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時間，每年定必帶同太太四出遊玩，此照片是他康復後不久，與太太到北京遊玩時拍攝的。

拉近家人距離

「我好激氣，有少少火火的感觉，我和大家姐都受到有同道中人的感覺，令自己不再那麼孤單。」

吓又一日，有好多好多問題，整個人的空洞，變成情緒病。一團的觀念及願望，甚少將患癌經歷向「現實世界」傾訴的吳偉麟，○七年以筆名「Guardian Angel」，將心聲寫成網誌，成了鼓勵自己和鼓勵別人的渠道，他亦意想不



吳偉麟的家種植了多盆仙人掌，他笑言仙人掌生命力強，就如他一樣。

神欠佳，甚至脫髮，「治療期間脫髮脫到好似麥當勞的M字標誌，索性剃光頭。」為了不讓家人擔心，他堅持上班，更叫太太不要改變生活習慣，返工作息如常。他又不時致電同時做電療的大家姐，互相鼓勵，「最辛苦是爸爸媽媽，他們要煲湯水給我在家姐，兩邊走，我由病發前一百五十磅，足足瘦了廿幾磅，落晒形。」

電療副作用令他首次感到死亡臨近，「口腔內壁損壞晒，記得有次在洗手間洗面時，一咳便噴到鏡和洗手盆都係血，那一刻真係想到



▲吳偉麟說，患病期間為了分散注意力，他寄情攝影，家中收藏了多部陳年照相機，拍下的照片更是堆積如山。



▲吳偉麟（後排右七白衣者）找來四十四個抗癌人士的故事輯錄成書《癌症不是盡頭》，為癌症基金會籌款。在新書推出當日，有份參與的人士來個大合照。

患上乳癌，大家姐亦「失守」，癌病復發，醫生說已沒有方法，生命正在倒數。

「姐姐發現時已是第三期，現在她住在安老院，過得一日得一日，她只得四十八歲。我覺得人死了，燒幾多嘢給她都不會知，不如在生時多些跟她飲茶傾偈，就算有拗撬都好，留多些時間給你重視的人。」

「會否覺得大家姐唔好彩，咁都捱不過？我又沒有這想法，因為人始終都會死，她演繹了自己的人生，完成了她的生命。」

目前，暫時只有二家姐幸免於難，面對家人一個個出事，吳偉麟坦言不需要別人同情，因他已磨練出一股



▲吳偉麟以筆名 Guardian Angel 推出新書《癌症不是盡頭》，為癌症基金會籌款。

抗逆力，「任何事當你回頭再看，都只是小事一宗，不值得令心情太過起伏，以平常心去面對是最實在，或許你會覺得我人生好戲劇化，為甚麼這個人一家有那麼多人出事？如果你可以調節到，這些事可能每個人都有機會經歷。」

反而，癌症讓一家人連繫起來，「一家人食飯的氣氛比以前融洽，以前只會你有你食，我有我食，食完就走，這個病反而將一個不是很緊密的家庭，再次拉在一起。」

「我對時間的觀念已經改變，有事想做即刻做，有話想講即刻講，千萬不要再等，你未必有下一次機會。」

病癒後的吳偉麟更注重健康，每星期必定抽空打網球，採訪當日天氣燜促，記者與攝影師不用走動仍汗流浹背，反觀吳偉麟打足兩小時波仍面無異色。



▲與拍檔莫先生在商場並肩作戰接近十年，吳偉麟坦言，多得拍檔幫忙，讓他患癌時能夠放心治療。

想做即刻做

「對於癌症，有些根深蒂固的觀念必須改變，它不是絕症而是長期病，每個人都有機會遇上，不用呼天搶地更不用背負鬥士這個牌坊那樣沉重，平常心去面對就是了。」

說得輕鬆，真的沒有半點神傷？「我又無咁高層次可以做到甚麼都平常心，做到的話我都出了家啦，只不過抗逆能力強了，紮實了。」

他提醒記者一定要寫下這一句，「有冇因為別人覺得我唔好彩而不開心？我無，嚴格來說我幾幸福，不要定位我整個家庭都不幸，從好多個角度睇我都算幸福，有自己的公司、家庭。如果要我再揀，我寧願自己有病，因為癌症改變我好多，否則，今日的我依然放工去『劈酒』，《猜兩板》，不知道生命的可貴。」

記者對他最後這句話，有點震驚，能這樣說，不知是經過多少掙扎、眼淚、孤單才能練成的化苦大法。做完訪問後，記者急急離開回家和家人吃飯，多些良心，不具也再珍重一少。詞